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(7)

(英) 柯南·道尔原著



济南：山东教育出版社



The Complete
Sherlock Holmes

像名侦探一样思考

福尔摩斯

探案全集

【英】阿瑟·柯南·道尔 ◆ 原著
武汉捷卓图文销售有限公司 ◆ 编绘

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/ (英) 柯南·道尔
(Conan Doyle, A.); 武汉捷卓图文销售有限公司编译.
—济南: 山东教育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5328-9206-8

I. ①福… II. ①柯… ②武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
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75421 号

责任编辑:白汉坤 刘仕洋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[英] 柯南·道尔 著

主 管: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 版 者: 山东教育出版社
(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: 250001)
电 话: (0531) 82092664 传真: (0531) 82092625
网 址: sjs.com.cn
发 行 者: 山东教育出版社
印 刷: 湖北知音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: 880mm × 1230 mm 32 开本
印 张: 32 印张
书 号: ISBN 978-7-5328-9206-8
定 价: 128.00 元 (全八册)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(电话: 027 - 81801382)



前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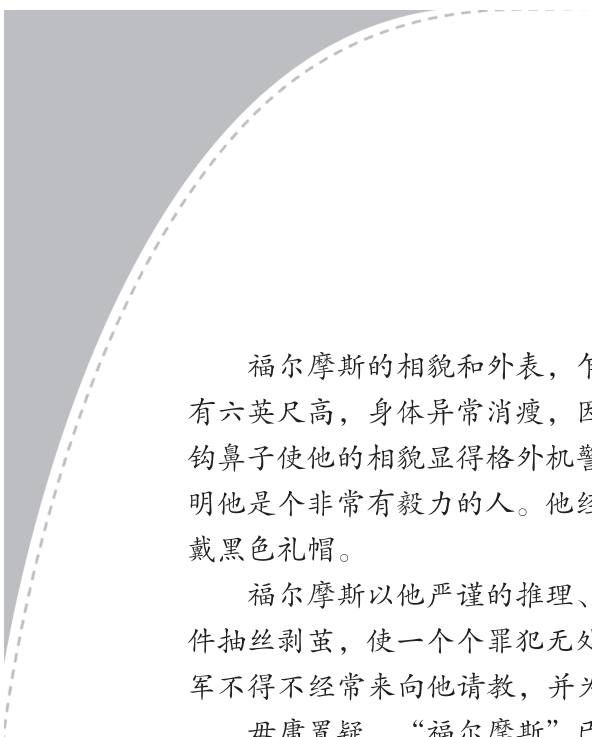
“夏洛克·福尔摩斯”是19世纪末英国侦探小说家阿瑟·柯南·道尔塑造的一个才华横溢的私人侦探。

柯南·道尔，1859年5月22日出生于英国北部城市苏格兰首府爱丁堡。他一共写了60个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，包括56个短篇小说和4个中篇小说。这些故事在40年间陆续在《海滨杂志》上发表。故事主要发生在1878年到1907年间，最后的一个故事是以1914年为背景。这些故事中有两个是以“福尔摩斯”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写成，还有两个是以第三人称写成，其余的都是他的助手华生的叙述。

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包括“冒险史系列”“新探案系列”“回忆录系列”“归来记系列”以及《血字的研究》《恐怖谷》《巴斯克维尔的猎犬》《四签名》。

柯南·道尔笔下的神探福尔摩斯善于通过观察与演绎法来探究问题，其人物形象无数次被搬上大荧幕。平常他在贝克街221号B的公寓里悠闲地抽着烟斗，等待委托人上门或者做化学实验。一旦接到案子，他立刻会变成一只追逐猎物的猎犬，开始锁定目标，将整个事件抽丝剥茧、层层过滤，直到真相大白。华生是他多年的得力助手，他的传记作家，以及他一生的挚友。





福尔摩斯的相貌和外表，乍见之下就足以引人注目。他有六英尺高，身体异常消瘦，因此显得格外颀长；细长的鹰钩鼻子使他的相貌显得额外机警、果断；下颚方正突出，说明他是个非常有毅力的人。他经常拿着烟斗与手杖，外出时戴黑色礼帽。

福尔摩斯以他严谨的推理、丰富的想象力将各类复杂案件抽丝剥茧，使一个个罪犯无处遁形，同时也使警界的正规军不得不经常来向他请教，并为他的侦探才能叹服。

毋庸置疑，“福尔摩斯”已经成了名侦探的代名词，或者说“福尔摩斯”已经成了一个符号，一个象征智慧的符号。

在编辑这套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的过程中，我们精心筛选了原著中的精彩篇章。这些故事结构严谨，情节跌宕起伏、环环相扣、引人入胜。



福
摩
斯

Sherlock Holmes

探案全集 · 第七集

C O N T E N T S



希腊译员	1
海军协定	21
最后一案	57
空屋	73
独自骑自行车的人	91
查尔斯·米尔沃顿	109



像名**侦探**一样思考





希腊译员

我和福尔摩斯先生虽相识很久，亲密无间，但极少听他说起他的亲属，也很少听他讲起自己早年的生活。他这样沉默寡言，有时我把他看作一个有头脑无情感的人。他不喜欢接近女人，不愿结交新友，这都表明了他不易动感情，尤其无情地是他绝口不提家人。可有一天，他竟同我谈起他的哥哥来了。

一个夏天的傍晚，我们海阔天空地闲聊，讨论要点是：一个人的才能有多少出于遗传，又有多少出于自身早年所受的训练。

“拿你本人来说，”我说，“你的观察才能和独到的推理能力，都取决于自身的系统训练。”

“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，”福尔摩斯思忖着说道，“我祖上是乡绅，不过，我这种癖性是我血统中固有的。可能我祖母就有这种血统，因为她是法国艺术家吉尔内的妹妹。血液中的这种艺术成分很容易具有最奇特的遗传形式。”

“可是你怎么知道是遗传的呢？”

“因为我哥哥迈克罗夫特的推理艺术比我高。”

这对我来说确实还是一件新闻。

“这是你谦虚的说法吧？”





“亲爱的华生，我不同意有些人把谦虚列为美德。对逻辑学家来说，一切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对自己估价过低和夸大自己的才能一样，都是违背真理的。所以，我说迈克罗夫特的观察力比我强，这是毫不夸张的实话。”

“你哥哥比你大几岁？”

“比我大七岁。”

“他为什么没有名气呢？”

“噢，在他自己的圈子里是颇有名气的。”

“那么，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“噢，比如说，在第欧根尼俱乐部里。”

“我从未听说过这么个地方。”

福尔摩斯拿出表来看了看，说：“第欧根尼俱乐部是伦敦最古怪的俱乐部，而迈克罗夫特是个最古怪的人。他经常从下午四点三刻到七点四十分待在那里。现在六点，如果你有兴致出去走走，我很高兴把这两个‘古怪’介绍给你。”

于是我们来到街上，向雷根斯圆形广场走去。

“你一定很奇怪，为什么迈克罗夫特有这样的才能，却不用于做侦探工作呢？”

“但我想你说的是……”

“他在观察和推理方面比我高明。假如侦探这门艺术只是坐在扶手椅上推理就行，我哥哥一定是个举世无双的大侦探了。可他既无做侦探工作的愿望，也无这种精力，连去证实一下自己所做的判断也嫌麻烦。我经常向他请教，从他那里得到的解





答后来证明都是正确的。不过，在一件案子提交给法官或陪审团之前，要他提出确凿的有力的证据，那他就无能为力了。”

“那么，他不是以侦探为职业的了？”

“我赖以谋生的侦探业务，在他那只不过是业余癖好。他擅长数学，常在政府各部门查账。他住在蓓尔美尔街，拐个弯就到了白厅。他每天步行上班，早出晚归，年年如此，没有其他活动，唯一的去处是他住所对面的第欧根尼俱乐部。”

“我想不起有叫这个名字的俱乐部。”

“很可能你不知道。伦敦有许多人，有的生性羞怯，有的愤世嫉俗，他们不愿与人为伍，可他们并不反对到舒适的地方去坐坐，看看最新期刊。为此，第欧根尼俱乐部便诞生了。”

我们边走边谈，不知不觉来到蓓尔美尔街。福尔摩斯在离卡尔顿大厅不远的的一个门口停下来，叮嘱我不要开口，把我领进大厅。我通过门上的玻璃看到一间宽大豪华的房间，里面很多人坐着看报，各守一隅。福尔摩斯领我走进一间小屋，然后很快领回一个人来，我知道这就是他哥哥。

迈克罗夫特·福尔摩斯比他弟弟高大粗壮得多，身体极为肥胖，面部虽然宽大，但某些地方却具有他弟弟特有的那种轮廓分明的样子。

“很高兴见到你，先生，”他伸出一只又宽又肥的手来，“由于你为夏洛克作传，他才得以名扬四海。顺便说一下，夏洛克，我还以为上星期会看到你来找我商量那件庄园主住宅案呢。”





“我把它解决了。”我的朋友笑容可掬地说。

“当然，这是亚当斯干的了。”

“不错，是亚当斯干的。”

“从一开始我就确信这点。”两人一起在俱乐部凸肚窗旁坐下。“要想研究人类，这是最好的地方，”迈克罗夫特说道，“看，就拿这两个向我们走过来的人来说，这是多好的典型呀！”

“你是说那弹子记分员和他身旁那个人吗？”

“不错，你怎样看那个人呢？”

这时那两个人在窗对面停下了。我可以看出，其中一个人的背心口袋上有粉笔痕迹，那就是弹子戏的标志了。另一个人瘦小黝黑，帽子戴在后脑门上，腋下夹着好几个小包。

“我看他是一个老兵。”夏洛克说道。

“并且是新近退伍的。”他哥哥说道。

“我看，他是在印度服役的。”

“是一个军士。”

“我猜，是皇家炮兵队的。”夏洛克说道。

“是一个鳏夫。”

“不过有一个孩子。”

“有不止一个孩子，我亲爱的弟弟。”

“得啦，”我笑着说道，“这有点儿太玄乎了。”

“可以肯定，”夏洛克答道，“他有一种威武的神情，风吹日晒的皮肤，他是一个军人，而且不是一个普通的士兵；他最近刚从印度返回不久。”





“他刚退伍不久还表现在他仍穿着那双他们所谓的炮兵靴子。”迈克罗夫特说道。“他悲伤的样子说明他失去了某个最亲爱的人。从他自己出来买东西这件事来看，像是失去了妻子。你看，他在给孩子们买东西。那是一个拨浪鼓，说明有一个孩子很小。他妻子可能在产后去世。他腋下夹着一本小人书，说明他还惦记另一个孩子。”

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福尔摩斯说他哥哥比他本人的观察力还要敏锐。夏洛克瞅了我一眼，微微一笑。

“夏洛克，我有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，正着手分析判断。但要是我把它进行到彻底完满解决，我确实没有那份精力。如果你愿意听听情况……”

“我亲爱的迈克罗夫特，我非常愿意。”

他的哥哥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，匆忙写下几个字，按了按铃，把这张纸交给了侍者。

“我叫人去请梅拉斯先生到这里来了。他住在我楼上，他在遇到疑难时便来找我。据我所知，梅拉斯先生是希腊血统，精通数国语言。他的生活来源，一半是靠在法院当译员，一半是靠给那些住在诺森伯兰街旅馆的阔绰的东方人做向导。还是让他自己把他的奇怪遭遇告诉你们吧。”

过了几分钟，来了一个矮胖粗壮的人，他那橄榄色的脸庞和漆黑的头发说明他是南方人，可他讲起话来却像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。他热情地同福尔摩斯握手。听说这位专家愿意听他的奇遇，他那一双黑色的眼睛闪烁出喜悦的光芒。





“我所说的事，恐怕警察不会相信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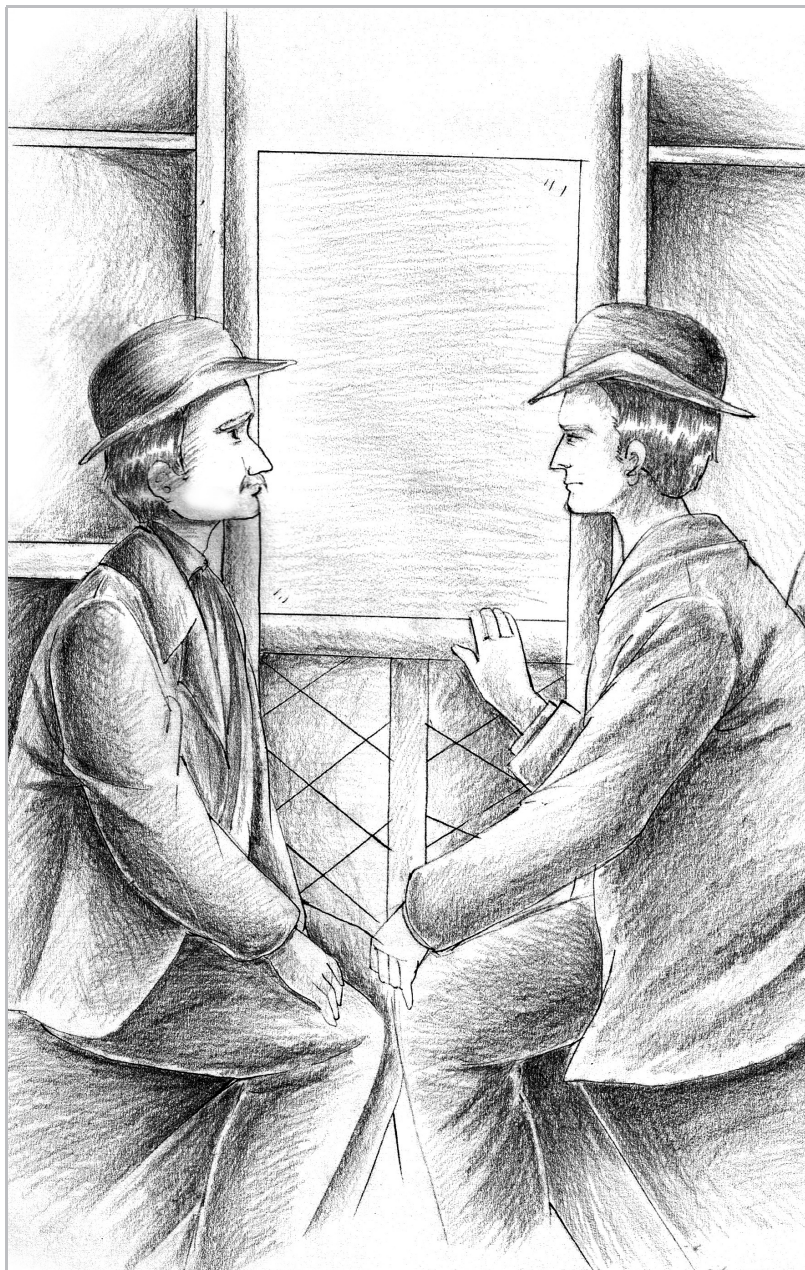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洗耳恭听。”福尔摩斯说道。

“事情发生在星期一夜晚，也就是两天前。我是一个译员，能翻译所有语言。因为我出生在希腊，所以我主要是翻译希腊语。多年来，我在伦敦希腊译员中首屈一指，我的名字早为各家旅馆所共知。外国人遇到困难或旅游者到达很晚，往往在不寻常时来请我给他们当翻译。因此，星期一夜晚，一位衣着时髦的年轻人拉蒂默先生来到我家中，他说，有一位希腊朋友因事到他家去拜访，他不会讲任何外语，因此需要请一位译员。他家住在肯辛顿，离这儿有段距离。他似乎很着急，我们一来到街上，他就一把将我推进马车内。我坐进车中，立刻产生怀疑，因为我发现我坐的并不是一辆普通四轮马车。这辆马车相当宽敞，装饰虽旧损却很讲究。拉蒂默先生坐在我对面，我们经过了查林十字街，转入谢夫特斯伯里大街，又来到牛津街，我刚想冒失地说：到肯辛顿从这儿走是绕远了，却被同车人一种奇怪的举动打断。他从怀里取出一根灌了铅的大头短棒，前后挥舞了几次，似乎是在试试它的份量和威力，然后一言不发地把它放在身旁座位上，接着他把两边的窗玻璃关好。使我异常吃惊的是，我发现，窗上都蒙着纸，似乎存心不让我看到外面。

“‘很抱歉，挡住你的视线，梅拉斯先生，’他说，‘我是不打算让你看到我们要去的地方。’”

“他这话使我大吃一惊。他是个膀大腰圆、力气过人的青年，即使他没有武器，我也决不是他的对手。‘拉蒂默先生，’







我结结巴巴地说道，‘要知道，你这样做完全是非法的。’

“‘是有点失礼，不过我们会给你补偿。但我必须警告你，今晚不论何时，都不要妄图报警或做出对我不利的事。现在没人知道你在何处，不论在这辆马车里或是在我家中，你都跑不了。’

“我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，心中奇怪，究竟为什么他要用这种办法来绑架我。可我十分清楚，抵抗是没用的，只好听天由命。马车行驶了约两个小时，有时马车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，说明是走在石板路上，有时走得平稳无声，说明是走在柏油路上。除了这些声音变化之外，没有别的什么能使我猜出我们现在何地。我们离开蓓尔美尔街时是七点一刻，而当我们终于停下车时，我的表已经是差十分九点。同车人把窗玻璃打开，我看到了一个低矮的拱形大门，上面点着一盏灯。我连忙从马车上下来，门打开了，我进入院内，模糊记得进来时看到一片草坪，两旁长满树木。大厅里面点着一盏彩色煤油灯，房子很大，里面挂着许多图画，别的什么也看不见。在暗淡的灯光下，我可以看出那个开门的中年人身材矮小，形容猥琐，双肩向前佝偻着。他向我们转过身来，亮光一闪，我这才看出他戴着眼镜。

“‘是梅拉斯先生吗，哈罗德？’他说道。

“‘对。’

“‘这事办得漂亮！梅拉斯先生，我们没有恶意，如果你对我们诚实，你是不会后悔的，如果你耍花招，但愿上帝保佑你！’他说话时声音颤抖，可不知为何，他给我的印象比那个年轻人更可怕。





“‘你要我做什么？’我问道。”

“‘只是向那位拜访我们的希腊绅士问几个问题并使
我们得到答复。我们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不得多嘴，否则……’
他发出格格的笑声。”

“他说着打开门，领我走进一间屋子，室中陈设很华丽，
不过室内光线仍然来自一盏拧得很小的灯。房间很大，我进屋
时，双脚踏在地毯上，软绵绵的，说明它很高级。我又看到一
些丝绒面软椅，一个高大的大理石白壁炉台，一旁似乎有一副
日本铠甲，灯的正下方有一把椅子，那个年纪大的人打个手势，
叫我坐下。年轻人走出去，又突然从另一道门返回，领进一个
穿着肥大睡衣的人向我们走来。当他走到昏暗的灯光下，他那
副样子吓得我毛骨悚然。他面色蜡黄，憔悴异常，两只明亮而
凸出的大眼睛，说明他虽体力不佳，精力却充沛。除了他那羸
弱的身体之外，使我更加震惊的是他脸上横七竖八地贴满了奇
形怪状的橡皮膏，一大块纱布用橡皮膏粘在嘴上。”

“‘石板拿来了吗，哈罗德？’那人颓然倒在椅子中时，
年纪大的人喊道，‘把他的手松开，给他一支笔。梅拉斯先生，
请你向他发问，让他写下回答。首先问他，他是否准备在文件
上签字？’”

“那人眼冒怒火。‘不！’他在石板上用希腊文写道。”

“‘没有商量余地吗？’我按照恶棍的吩咐问道。”

“‘除非我亲眼看见她在我认识的希腊牧师作证下结婚，
否则绝无商量余地。’”





“恶棍狞笑着：‘你知道你会得到什么结果吗？’

“‘我什么都不在乎。’

“上述问答只不过是一些片断，我不得不再问他是否妥协让步，在文件上签字；而一次又一次得到同样愤怒的回答。我很快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想法。我在每次发问时加上自己要问的话，一开始问一些无关紧要的话，试试在座的那两个人是不是能听懂。后来，我发现他们毫无反应，便更大胆地探问起来。我们的谈话大致是这样的：

“‘你这样固执是没有好处的。你是谁？’

“‘我不在乎。我在伦敦人生地疏。’

“‘你的命运靠你自己决定。你在这里多久了？’

“‘爱怎样就怎样吧。三个星期。’

“‘这产业不会归你所有。他们怎样折磨你？’

“‘它决不会落到恶棍手里。他们不给我饭吃。’

“‘你签字后就能自由。这是一所什么宅邸？’

“‘我决不签字。我不知道。’

“‘你一点也不为她着想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’

“‘我听她亲自这样说才相信。克莱蒂特。’

“‘如果你签字，你就能见到她。你从何处来？’

“‘那我只好不见她。雅典。’

“再有五分钟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就能当着他们的面把事情探听清楚。不料此时房门突然打开，走进一个女人。我看不清她的容貌，只觉她身材颇长，体态窈窕，头发乌黑，穿着白

